

可与《瓦尔登湖》媲美 | 旅行文学经典之作

听梭罗道出“远行”的真正意义

EXCURSIONS

# 一个人的远行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任小红 译

都市里的喧嚣震耳欲聋，他却在静谧的午夜闲看鱼群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EXCURSIONS

EXCURSIONS

# 一个人的远行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任小红 译

一个人的远行

8501

4 7 001

著：亨利·戴维·梭罗  
 译：任小红  
 责任编辑：任小红  
 封面设计：任小红  
 版式设计：任小红  
 印刷：任小红  
 发行：任小红  
 地址：任小红  
 电话：任小红  
 邮编：任小红  
 网址：任小红  
 电子邮箱：任小红  
 印刷厂：任小红  
 印刷时间：任小红  
 印数：任小红  
 定价：任小红

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任小红  
 电话：任小红  
 邮编：任小红  
 网址：任小红  
 电子邮箱：任小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远行/(美)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著;任小红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8.1  
(梭罗文集)  
ISBN 978-7-5484-3737-6

I. ①—… II. ①亨… ②任… III. ①散文集—美国  
—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0821号

书 名: 一个人的远行

---

作 者: [美]亨利·戴维·梭罗 著

译 者: 任小红

责任编辑: 韩金华 滕 达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仙 境

---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56

---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3737-6

定 价: 36.80元

---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451) 87900278



目录  
EXCURSIONS



- |     |              |
|-----|--------------|
| 001 | 冬日漫步         |
| 026 | 房东           |
| 036 | 林木的演替        |
| 056 | 马萨诸塞州自然史     |
| 089 | 漫 步          |
| 137 | 美国人在加拿大      |
| 137 | 从康科德到蒙特利尔    |
| 152 | 魁北克和蒙特利尔     |
| 170 | 圣安妮          |
| 197 | 魁北克的城墙       |
| 212 | 魁北克的风景和圣劳伦斯河 |
| 226 | 从皇家山到蒙特利尔    |





目录  
EXCURSIONS



229	秋色
232	紫草
239	红枫
243	榆树
244	落叶
251	糖枫
259	猩红栎



273 | 漫步沃楚西特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目录  
EXCURSIONS



- 297 | 野苹果
- 297 | 苹果树的历史
- 306 | 野苹果
- 309 | 野苹果树
- 310 | 野苹果树的生长
- 316 | 果实和风味
- 323 | 野苹果之美
- 324 | 苹果的命名
- 326 | 拾 遗
- 328 | “冻融”苹果
- 332 | 夜与月色



## 冬日漫步

风儿时而细语呢喃，透过百叶窗；时而柔若羽毛，轻拂窗棂；间或发出几声叹息，宛如夏日轻风抚过细叶，缠绵于无边的长夜。田鼠在草地温暖舒适的洞穴里睡得正香，猫头鹰悄无声息地蹲伏在沼泽深处的枯树虬枝上，兔子、松鼠和狐狸蜷缩在窝里一声不响。看门狗静静地卧在灶台旁，牛群默默地伫立在牛栏里。万籁俱寂，大地都酣然入睡，仿佛这是它初次熟睡，但并非长眠。大街上不知道哪块路牌还是谁家的木门吱呀轻响，抚慰着孤寂的大自然。这是回荡在金星和火星之间的唯一天籁，对凡夫俗子而言，这声音寂寥凄冷得让人难以承受，而它却唤醒了我们灵魂深处的暖意、神圣的欢愉和友爱，这是诸神际会的境界。大地酣睡的时节，漫天飞舞的雪花可不曾停

歌，它们飘飘洒洒，从天而降，仿佛北方的克瑞斯女神<sup>①</sup>驾临，将银色的谷物撒遍田野。

我们在冬夜沉睡，在寂静清冷的早晨醒来。茫茫大地，银装素裹，松软的积雪仿佛蓬松暖和的棉絮，在窗台上铺了厚厚一层。宽大的窗格，结满霜花的玻璃，让透进来的光线显得昏暗而私密，居室内越发让人感觉温暖适意。冬日清晨的静寂动人心弦。轻移脚步，脚下的地板咯吱作响，临窗眺望远处开阔的田野：房顶上堆起了皑皑白雪，屋檐下、栅栏旁垂着钟乳石般的雪挂；院子里不知名的果核埋在积雪下，鼓成一根根石笋；树木和灌木将满身琼枝碎玉伸向天空；白雪覆盖下，往日的山墙和篱笆变成奇异的模样，映衬着朦胧的远景，仿佛在雀跃嬉戏。大自然一夜间把鲜活的图案撒向田野，成为人类艺术临摹的样板。

轻轻拨开门帘，雪花打着旋儿扑进来。我们迈出门槛，凛冽的寒风迎面袭来。此时，闪烁的星光已经渐渐隐去，铅灰色的浓雾笼罩着地平线。东方天际亮起一抹耀眼的古铜色光芒，宣告着新的一天的开始。西方依然光影朦胧、寂寥无声，仿佛裹在地狱阴森的幽光之中，宛如影影绰绰的冥域。凌晨的喧嚣在你耳畔响起：公鸡打鸣，狗在狂吠，谁家正忙着劈柴，牛儿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和丰收女神。



眸眸叫唤，这些声响仿佛来自冥王普鲁托那冥河畔的谷场，并非这些声音充满忧郁和哀伤，而是由于拂晓中的喧闹对这俗世而言太神秘、太肃穆。院子里，狐狸和水獭新近留下的足迹让我们不禁怀想：寂静冬夜每一刻都不曾停歇，大自然一直在辛勤劳作，瞧，它在雪地留下了串串足印。推开大门，我们沿着人迹罕至的村路欢快地踏雪而行，踩在干燥松脆的积雪上，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早起的农夫驾着雪橇赶往远方的市场，一路上留下清晰刺耳的声响。那雪橇在农夫的门口闲置了一夏，躺在木屑残渣里长梦不醒。此时我们透过纷纷扬扬的飞雪和沾满雪沫的窗户远远望去，农夫房舍里，晨起时点燃的蜡烛散发着寂寥的光芒，仿佛摇曳着晨祷的肃穆。林间雪地上，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

深谷里缓缓升起袅袅青烟，

凛冽的寒风吹着它在晨曦里盘旋。

它不想那么快和白昼碰面，

于是不紧不慢地兜着圈，

迟迟不肯直上青天。

它漫无目的，动作缓慢，

如同炉火旁的主人，仍在半梦半醒间，

神思恍惚，心绪怅然。

尚未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

——风儿开始飘向远处。

砍柴人径直迈开脚步，

他要挥舞黎明里的利斧，

朦胧的曙色中，他最先派出

他早起的哨兵、他的密探，燃起袅袅炊烟。

最早的朝圣者从屋顶越飞越远，

感受空气的严寒，播报一天的阴晴冷暖；

主人还蹲在炉火畔，

未敢鼓起勇气拨开门闩，

而那缕炊烟早已驾驭轻风探入幽谷深涧，

肆无忌惮地席卷平原；

它飞凌树顶，徘徊在山巅，

温暖了晨鸟的翅尖。

它直上九霄云天，

偶尔低头俯瞰世间，

迎着低矮农舍边主人的视线，

如那高天上的云霞般灿烂。

农舍门前传出嘭嘭的砍柴声，大地冰封，远处的犬吠声和鸡鸣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稀薄寒冷的空气只把最动听的声音

音送入我们的耳中，它们短促而甜美，因为声波在最纯洁、最轻盈的雪地上平息得最快，而那些粗糙的构成部分将迅速沉入雪底。它们就像从远处地平线上传来的清脆铃声，似乎冬日没有夏天那么多灰尘杂质，把它们变得含混不清。走在雪地里，就像踩在风干的木头上，脚下忽然作响。此时，就连乡村最普通的声音都成了美妙的天籁，树梢的冰凌在风中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咚轻响。空气十分干爽，水分或是风干了，或是凝成了冰霜，极其稀薄而富有弹性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天空努力往后绷，把自己拉成了弧形的苍穹，抬头仰望，仿佛置身于教堂的走廊中，空气洗尽铅华，仿佛点点冰晶漂浮其中。格陵兰的岛民告诉我们，万里冰封的时节，“海上就会如同大火燎原一般，雾气蒸腾弥漫，俗称‘冰雾’”，这种冰雾“通常会把人的手和脸冻出水疱，对健康危害极大”。然而我们这里刺骨清冷的严寒不同于冰雾，它更像结了冰晶的仲夏薄雾，经过酷暑的涤荡和净化，对肺部的健康大有裨益。

太阳终于从远处的丛林里冉冉升起，仿佛伴着铙钹的锵锵之声，空气里的冰晶开始在朝阳下融化。晨光流转，顷刻间就给西方的远山镀上了一层金边。我们在雪沫中步履匆匆，心潮越来越澎湃，内心的暖意让我们感觉到阳春三月般的和煦。如果我们的生活更顺应自然，我们就不必抵御酷暑严寒，犹如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那般，发现自然是不离不弃地哺育我们、照

料我们的乳母和益友。假如我们不再吃刺激性的热食，到了冬季，身体便不会如牧场上凋敝的枝叶那般萧瑟，而会像生机盎然的参天大树，觉得就连寒冬都是勃发的时节。

冬季的大自然纯洁无瑕，这是最令人心向往的。无论是腐烂的树桩、苔藓斑斑的砾石和栅栏，还是秋日凋零的颓枝枯叶，都被皑皑白雪覆盖，犹如遮上了一方洁白的餐巾。田野空旷，丛林里风声萧瑟，而美好的事物一目了然。在最严寒、最荒芜的地方，最温暖的悲悯仍旧眷顾世间。凛冽的寒风将瘴气病菌一扫而光，但凡能在寒风中屹立不倒的，都蕴含着芳馨美德。因此，在酷寒荒芜之地，如群山之巅，举目四望，凡收入眼底者皆令人肃然起敬，因其蕴含着清教徒般的贞洁和坚韧。就在万物寻求庇护之际，尚能做雪挺立者必定是禀宇宙之灵气而浑然天成，如天神下凡般勇冠寰宇。新鲜而清冽的空气吸进去顿觉神清气爽；精致而纯粹的雪景犹如一场视觉盛宴，令人更加流连忘返。寒风呼啸，如同横扫光秃秃的树林一般，吹透了我们单薄的身体，迫使我们适应冬之凛冽——仿佛我们希望借此向大自然讨得些许纯粹而恒久的美德，让我们安然度过春夏秋冬的更迭。

自然中蛰伏着一种静静燃烧的地火，它永不熄灭，任何严寒都拿它无可奈何，而它最终将消融千里冰雪。每年一月和七月，它都潜伏在或深或浅的地表之下，待到严寒时节，它便缓

缓流淌，所及之处，树坑的积雪就会融化。深秋发芽的这片冬麦田里，冰雪正在迅速消融，这里的地火非常浅。这幅景象让我们觉得暖意融融。在冷冽的冬季，温暖代表着一切美德，而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一道潺潺流淌的小溪，溪里的秃石在阳光下光芒夺目；还有丛林里的几泓温泉，野兔和知更鸟正迫不及待地畅饮甘露；沼泽和池塘热气蒸腾，亲切得如同自家冒着热气的水壶。但又有什么火焰能比得上冬日的暖阳那么和煦？每当冬阳照耀大地，田鼠便从墙根下探出头来，山雀在丛林的枝头叽叽喳喳，欢叫不停。夏季的高温来自大地的辐射，而冬日的和煦则来自阳光的普照。当我们深入林间冰雪覆盖的谷底，暖融融的阳光照在我们背上，一路追逐我们的脚步来到如此偏远幽僻的地方，这特殊的恩赐令我们受宠若惊，并深深赞颂这冬日的暖阳。

每个人心中都矗立着一座为地火而设的圣坛，因为在最寒冷的时节，于最荒芜的山林，在旅人的心目中，他层层斗篷裹着的那团火比任何炉火都暖和。当然，身心健康的人心怀四季，即使在凛冽寒冬，夏日也常驻他心中。他的心里有个南方，将所有的鸟虫都包容进来；几泓温泉旁，知更鸟和百灵汇聚一堂。

终于，我们来到丛林边，把寻欢作乐的城镇远远抛在后面。丛林边有一座农舍，房前屋后都拥着厚厚的积雪。我们穿

堂而过，跨过门槛，走进森林深处。森林悄然无声，却温暖而惬意，即使在寒冬腊月，也像夏日那般亲切而愉悦。我们站在日光斑驳的松林中央，感觉那光影交错的小路仿佛通往扑朔迷离的去处，不禁怀疑镇上的人是否听说过这片林子的传说。在我们看来，尽管科学每天都在揭示世界奇观的奥秘，却没有旅者曾探寻过这里，否则，谁不想听听它们的历史传奇？平原上那些粗鄙的村庄，少不了它们的贡献。我们从树林里借来遮风挡雨的木板，借来生火取暖的木柴。常青树对冬天而言是多么举足轻重啊！在它们身上，夏日的痕迹不会褪去，它们四季常绿，永不凋零！正是这些低海拔植物的存在，地表才那么精彩纷呈。倘若没有森林，没有这些大自然的巍峨“城镇”，人类怎样生活？站在群山之巅俯瞰，它们就像修剪得平平整整的草坪，然而，除了这片草坪似的森林，我们还能到哪里漫步散心？

瞧这片常年生长着灌木的林间空地，银色的雪粉将所有的颓枝败叶遮盖起来。它们已奢侈地沉淀成各种形状，似乎决意用无比繁杂的变化来弥补色彩的不足。瞧每株树的树根旁，都布满了老鼠细小的爪痕和兔子三角形的爪印。纯净无瑕、富有弹性的天空笼罩着丛林，仿佛夏日晴空经过冬季酷寒的提炼提纯后筛去杂质，变得清澈澄明。

自然淡化了冬与夏的区别。天空似乎离大地更近了，冬夏元素的区别并不明朗。水凝成了冰，雨变成了雪。白昼不过是

斯堪的纳维亚的夜晚，而我们的严冬正是北极的盛夏。

大自然的万物充满了勃勃生机，那些毛皮动物熬过凛冽刺骨的冬夜，站在冰雪覆盖的田野和林间，遥望朝阳喷薄而出——

食物匮乏的荒野，

涌现出众多褐色的栖居者。

僻远的深谷里，即使在寒冷的星期五早晨，灰松鼠和野兔也在欢快地追逐嬉戏。这就是我们的拉普兰地区和拉布拉多地区，对我们的因纽特人、克里族人、多格里布族人、新地岛居民和斯匹茨卑尔根人<sup>①</sup>来说，难道还能少了凿冰工具、斧头、狐狸、麝鼠和水貂？

在北极的白昼中，我们依然能够追寻到夏日的寓所，并与某种同时代生物产生共鸣。冰雪覆盖的草地中央，有几条小溪，弯腰俯视，你会看到毛翅目幼虫石蚕在水下筑造的“小屋”。它们用菖蒲、细枝、杂草、枯叶、贝壳和鹅卵石，裹着自己的身体，造了一个圆柱形的“小房子”。从形状和颜色看，那些小房子就像散落在水底的遇难船只的残骸。它们有的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河底自在漂流；有的在细小的漩涡里打着旋

---

<sup>①</sup> 都是生活在严寒地区的民族。

儿，而后随着陡直的瀑布跌落下去；有的伴着激流横冲直撞；有的在草叶和草根之间回溯往复。不久之后，这些石蚕将离开那些浸在水中的居所，它们或沿着植物的根茎爬上来，或像小昆虫那样浮上水面，自此后正式蜕变成飞蛾，这些飞蛾或鼓动双翼在水面上徜徉，或扑向夜色中的烛火，结束短暂的一生。远处幽深的小峡谷里，灌木丛被压得垂下了枝条，红色接骨木的果实映着洁白的积雪，煞是好看。雪地上留下了无数动物出没时留下的足印。太阳从这样的幽谷中傲然升起，与塞纳河谷和台伯河谷的朝阳相比毫不逊色，这里似乎有一种它们从未见识过的勇气，这种勇气纯粹而自立，它无所畏惧，所向披靡。这座山谷处处都是远古时代的质朴和纯粹，是远离城镇喧嚣的健康和希望。独自静静地伫立在森林深处，看着风儿摇落枝头的积雪，看着身后的串串脚印，我们陷入天马行空的遐想，思绪比在红尘俗世时更丰富。山雀和五子雀比那些政治家和哲学家更能启迪你的灵感，而我们终将回到红尘俗世，与凡夫俗子为伴。在这个幽僻的峡谷里，小溪奔流而下，光彩夺目的冰块间泛起阵阵涟漪，云杉和铁杉分立小溪两侧，溪流中生长着灯芯草和枯萎的野燕麦，我们的生活宁谧安详，不禁令人神思悠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暖融融地照在山坡上，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丝天籁，那是小溪冲破了冰层的枷锁，开始汨汨流淌，



那是树上的冰挂开始融化，那是五子雀和鹁鸪在婉转啁啾。时至中午，南风吹融了积雪，光秃秃的地面露出枯草败叶，它们散发出的芬芳让我们精神振奋，仿佛嗅到美味佳肴的扑鼻香气。

那边有一间樵夫弃用的小屋，我们进去看看他是怎样熬过漫长的冬夜的，又是如何度过漫天风雪的短暂白昼的。这片南山坡下因为住过人，倒算是深谷里的一处人类文明所在。我们站在这里感触良多，就像旅人参观巴尔米拉<sup>①</sup>或赫卡顿比勒<sup>②</sup>废墟那般思绪万千。闲花野草喜欢追逐人类的脚步，这里既然有人烟，也就有鸟语花香。铁杉的枝叶在他头上簌簌细语，山核桃木是他的柴火，松脂的根茎供他点火，尽管他已经远离了这里，但山谷那边雾霭缭绕的小溪仍像旧时那样源源不断地冒着薄薄的蒸汽，那曾经是他的水源。小屋里垒着一个台子，上面铺着铁杉的树枝和稻草，那曾经是他的床铺。屋里还有一个碟子，看来是他曾经用来喝水的。不过，这个冬季他应该还没来过这里，因为搁板上还有东菲比霸鹟去年夏季搭的窝。我看到他烘烤豆子的余烬，恍惚觉得他已经来了，只是刚刚出门去

---

① 巴尔米拉是叙利亚沙漠上的一片绿洲，巴尔米拉废墟再现了一个宫殿昔日的富丽堂皇，它交融了东西方的艺术智慧，凝聚了古人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

② 曾是亚洲西部古国帕提亚的首都。